

空劫

劫机犯罪恶之路



空 劫

——劫机犯罪恶之路

徐海滨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 章

封面设计 周建中

空劫—劫机犯罪恶之路

徐海滨著

文德泰新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建德县印刷厂印刷

1990年11月第一版 199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75

印数 1—20000册 字数 187000

书号 ISBN 7—5039—0807—6/I·391

定价：3.65元

谨以此书

献给

廿世纪最后一个龙年

目 录

第一章劫机事件发生前30天.....	(1)
第二章劫机事件发生前29天.....	(23)
第三章劫机事件发生前28天.....	(39)
第四章劫机事件发生前27天.....	(52)
第五章劫机事件发生前26天.....	(67)
第六章劫机事件发生前20天.....	(80)
第七章劫机事件发生前15天.....	(95)
第八章劫机事件发生前14天.....	(109)
第九章劫机事件发生前13天.....	(124)
第十章劫机事件发生前 3 天.....	(143)
第十一章劫机事件发生前 2 天.....	(161)
第十二章劫机事件发生前 1 天.....	(170)
第十三章劫机事件发生日.....	(180)
第十四章.....	(192)
第十五章.....	(200)
第十六章.....	(208)
第十七章.....	(214)
第十八章.....	(220)
第十九章.....	(230)
第二十章.....	(238)
第二十一章.....	(247)
第二十二章.....	(256)
第二十三章.....	(263)
第二十四章.....	(276)

第一章 劫机事件发生前30天

女模特儿爱娃用“贵妃牌”真丝手绢裹着手指按了按门铃。门铃脏乎乎的，看样子这里不经常有人来访，主人也不拘小节。她再次核对了一下门牌号码，心中有一丝冷笑在飘。一个人体广告摄影师居然在这么简陋的地方开业，顶多算三流半的水平。

没有人来开门，屋里传出一声沉闷的爆炸声。

爱娃有点奇怪，再次按了一下门铃。

大约两分钟后她有些不耐烦了，在门上“呼呼”地敲了两下。

门猛然大开，一阵“波音747”客机强劲的轰鸣声扑面而来。爱娃不由得后退半步。

盘九龙摘下立体声耳机，欠了欠身。

“小姐，有何贵干？”

爱娃一眼看出他身上有一股贵族气质，在一身随随便便的衣裳衬托下，犹如灰蒙蒙的夜色中一道高傲的星光。

爱娃扬一扬名片。脸上下意识地浮起一层职业性微笑。

“我叫爱娃，佳丽多商业公司介绍来的。”

“模特儿？”盘九龙迅速地打量这位美人儿。爱娃用丰满的躯体迎着盘九龙挑剔的目光，扭动一下窈窕细腰，展露出满身风情。她自信地问：“怎么样？合你的胃口吗？”

盘九龙低低地咕噜一句：“但愿能合顾客胃口。”

他侧侧身，把爱娃请进房间。

爱娃注意到墙角的电视机上正在播放录像，屏幕上波音飞机的驾驶舱，上百个精细复杂的仪表令人眼花缭乱。

“盘先生对飞机感兴趣？”

盘九龙搓搓双手，兴致勃勃的样子。

“哦，这是朋友送我的一部录像带，叫《试试看》，也叫《你的奇迹》，教你学一些你平时想都不敢想的驾驶技术。喏，有日本超高速列车、德国新型坦克、美国波音机、法国核动力巡洋舰，还有苏联米格战斗机。挺有意思的。”

“有意思。”爱娃点点头，脱掉风衣，里面只有一条半透明超短裙。

盘九龙眉峰微微一皱。佳丽多公司怎么净是些风骚的娘们儿？昨天刚刚打发掉一个。那位小姐一进门就连抛媚眼，摆出一脸半卖半送的贱相，当盘九龙调好灯光，为她纠正姿式的时候，她竟然一手勾住盘九龙的脖子狂吻，另一支手熟练地伸进他的裤裆，气得他骂了一句只有黄河上游的中国人才能听懂的话，扔了钱让她滚蛋。

眼前这位爱娃，连内裤也不穿，大概也以为人体艺术摄影只不过是床上游戏的高级插曲吧？

爱娃讨好地问：“盘先生真聪明，看几遍录像就会开了，对吗？”

“过奖了。聪明的是《试试看》的发行商，他懂得现代人也需要来一点童话，教你在脑子里摆弄这些玩意儿，就是教你为自己创造一些现代童话。”

爱娃点点头。她注意到盘九龙有一个习惯动作——搓鼻

梁。他的手指长而灵敏，手掌厚而不肥，形状生动。手相教材上说，这种男人不是天使就是魔鬼。要认真对待，不能被他看穿自己的真正目的。

“我们开始吧。”盘九龙关掉录像，指一指房间里唯一的长沙发。“你的位置在那儿。”

长沙发上蒙着一层粉红色的丝绒。爱娃想，如果盘九龙知道我这次来的真实意图，会把我赶出门外，还是索性压倒长沙发上狂暴地发泄一番？

“这就是请你拍的时装。”盘九龙递过来一个精美的纸盒。

爱娃打开纸盒，睁大了眼睛。她从来没有穿过这样的时装。

整套时装由两根带子组成。一根是一只只小蝴蝶结连成一条一指宽的绸带，围在腰部，另一根用三股丝带编成一只辫子的形状，穿过两腿之间，和前一根成T形联接。

爱娃眯起眼睛，想象着自己穿上这套时装之后的模样，心里涌起说不清的愉快和说不清的不愉快。

盘九龙支起三角架。他表情认真而又庄重地说：“我想说明一下。”

爱娃扬起下巴。“免啦免啦，先生，我十三岁就开始拍裸照，已经九年啦，打日本才用了八年！”她很欣赏自己突然冒出来的幽默。她坐在沙发上，翘起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让裙子下摆滑到腿根部。

“这正是我想说明的。”盘九龙十指交叉放在小腹之上。

“我对全裸摄影和媚态摄影不感兴趣，我的理想是人体和时装的艺术协调。我开始摄影的时候只是把照相机看成喜欢的玩具，后来才发现自己爱上了一门艺术。我希望我拍的人体之美和现代时装之美能完美协调，天衣无缝。有的摄影师喜欢在工

作时和模特儿彼此挑逗欲望，我看不起这类同行。我的准则是，工作就是工作。其它的，放到晚餐之后更合适。”

“谢谢你邀请我共进晚餐。先生。那么开始工作吧。顺便说一句，先生，你刚才的演讲真象一位高贵的神甫，我决定以后不用去教堂啦。”

“我邀请她吃晚餐啦？见鬼，这点钱付她的报酬都不一定够呢。”盘九龙肚子里嘀咕着，咀里轻松地说：“好吧小姐，这个门里是化妆间。”

化妆间小巧可人，色调明快，化妆台前放着一束带露的鲜花，用来消除模特儿可能产生的不适感。爱娃笑了，摄影师的细腻恰到好处，让人顿生柔情。

盘九龙开始布光。虽然香港的同行们多半喜欢用复杂而又神气的系列电子闪光灯，他却仍然偏爱溢光灯。因为使用起来便宜，也便于控制，还有一个好处是预先能在胶片上看到拍摄后的效果。

他放好伞形反光器，最近他对伞形反射布光很有兴趣。然后他将无缝背景纸从天花板上的转轴上拉下来，拉到理想的长度。他思忖着要不要采用伦伯朗布光法增加一点情趣。

几分钟后他做好了准备工作，突然听见胸腔内发出空空洞洞的声响。他吃了一惊。刹时间内心的艺术感觉似乎全跑光了。他沮丧地搓了搓鼻梁，缩到墙角里，茫然地盯着化妆间的门。这不会是一种不祥的征兆吧？

手心微微有一层汗。从大陆移居香港多年了。他越来越相信命运，相信吉兆和凶兆，相信天地之间、冥冥之中那操纵一切的神秘伟力。连出门先跨左脚还是右脚也十分讲究。

爱娃几乎是悄然无声地闪了出来，款款地偎在沙发靠背旁

边，笑微微地问：“这样好吗？”

她仿佛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换了一个人。

她的皮肤白嫩温润，每一寸都凝聚着无数美妙的幻想，被皮肤紧紧包裹着的青春活力几乎跃然欲出，使人禁不住要去轻轻地触摸一下。她那美丽的胸乳在无拘无束的空气中展示出高度柔情的效果，臀部美丽的线条强调出令人愉快的丰满，那件拿在手上可能显得下流的时装，却在她的身上洋溢着淋漓尽致的独立精神和自信的挑战感。最让盘九龙不可思议的是爱娃的神态，她的目光深处闪烁着对生命的无限自豪和赞美，使人无法发挥本能的冲动，使人自然地沉入对美的欣赏，对自然的感叹。

盘九龙感受到灵感的鼓舞，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气氛，他果断地改变了原来的构思，撤掉了俗不可耐的粉红沙发，用幻灯片将兰色水波投射到爱娃身后的背景纸上，为了使她换得过紧的双乳分开一些，他小心翼翼地在她胳膊下面贴上了透明胶布，然后，用水从脖子以下洒满她的全身，弄湿了她的头发，并且增加了一点蝶形布光以突出她的眼睛。

他拍出了他非常满意的人体时装照片。一张在艺术上富有挑战意味而又清纯欲滴的照片。

他相信用这一张作品参加香港《四面八方》杂志的摄影记者考试的复试，有九成把握。

《四面八方》杂志登报诚聘摄影记者一名，有三百多人报名参加初试。昨天上午盘九龙接到通知他复试的信函。他不知道参加复试的一共只有两个人，更不知道另一个人是一个华英混血儿，此时此刻，正把汽车停在能看得见盘九龙住所的小街拐角处，车厢里一串串音符在强劲地摇滚。

爱娃在化妆间换好衣服走了出来，随意地梳理着湿润的发丝。盘九龙蹲在三角架旁，望着幻灯片投射出来的兰色水波，眼角眉梢绽露出满足的孩童式的回味。

爱娃忍不住走上前摸了摸他的后脑勺，笑容里散发出十足的母性气息。

“你其实是个永远的弟弟。”

盘九龙肩膀忽然一动。

他慢慢站起来，站得很直很直。

“我知道有一家很有趣的小餐馆。不太远。很有趣很有趣。”他搓了搓鼻梁。

爱娃犹豫了一下。“明天吧。明天好吗？”

分不清是谁先伸出手臂。

他们吻得很专心，很长久，紧紧地互相拥抱。

把时间默默地凝固在贴在一起的躯体间，表达彼此对相识的庆幸，对合作成功的祝贺。

柔和的溢光灯第一次变得刺眼。

盘九龙伸出一只手拉掉电闸。厚厚的墨绿色窗幔立刻变得精神抖擞，神气十足地把午后的太阳挡在窗外。挡不住的是春日所散发的充满动感的气息。那气息如翩翩蝶翅扇动人间万物心中的花蕾。

盘九龙慢慢解掉爱娃背带式超短裙的搭扣。短裙无声无息地顺着爱娃的双腿滑到地板上，宛如薄薄的一片柔云托起一尊玉色美神。

他将她拦腰抱起来。

爱娃伸出修剪得很好看的长指甲，在盘九龙鼻梁上刮了一刮。

“你还欠我一顿晚餐呢。”

满升跨出监狱大门，并没有象其他犯人那样急着上路。他把行李横在脚下，仰头观云。白白的云彩如片片明亮的帆，在宝蓝色的天波里游来荡去。他在这堵高墙后面熬了整整四年，四年里不知多少次梦里变成白云，远远地逃出牢墙，逃出国界。每次梦醒，他心里就要把周围的一切骂个遍。

虽然心里在骂，但他的表现却非常积极，拼命干活，把同牢房的犯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记下来，一有机会就向管教人员汇报。他要争取主动，他不汇报别人，别人也会汇报他。谁不想争取减刑，早日出狱。何况他参加过天安门“四五事件”，颇有名气。

去年三月，一位香港记者经有关部门批准，追踪到监狱来采访他，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一九七六年你曾因为参加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总理而被捕入狱，七年之后又以流氓罪再度入狱，关在同一个监狱里，请问对此感受如何？

在场的管教人员紧盯着他的咀，生怕他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香港记者的采访话筒象一支黑黑的枪筒对准了他。

满升胸有成竹，滔滔不绝，从对四人帮的厌恶谈到对四个现代化的想往，从自己因思想麻痹而生活作风堕落谈到世界观改造之必要，从监狱管理人员的苦口婆心谆谆教诲谈到自己洗心革面的决心和信心。

一口气两个半小时。

宣布为他减刑一年的那天，他心里暗暗冷笑。等我出了监狱，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那时候，你们可就下不了台啦。由此他悟出：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相信。只能相信自己。

哨兵走过来提醒他：“你怎么还不走？快走吧。”

“急什么？嘻嘻。”他居然示威式的打起太极拳。这套拳路是和同牢房的一个犯人学的，那个犯人和一起劫机未遂事件有牵连，判了六年。

哨兵回到哨位上，仿佛根本就没有他这个人存在。

太极拳打到一半，满升自己也觉得没趣，散了架式，扛起行李卷，夸张地冲着监狱嚷嚷一声“拜拜！”

其实他心里万分难过。

一九七八年底，当他第一次被监狱无罪释放的那天，监狱领导为他召开了平反大会，郑重宣布他不是反革命犯，而是光荣的“四·五”英雄。会上，捧着一小杯通红的葡萄酒，他满面泪流，泣不成声。

他胸口戴着监狱长亲手为他挂上的大红花，被隆重地送出大门。

一位梳着两只羊角辫的年轻女子已经在门外等了很久了。她走过来为他提行李。他莫名其妙地闪开了。

“你是谁？”他奇怪地问。

“怎么？你不认识我啦？我是你的未婚妻，你忘啦？”那女人也奇怪地反问他。

他吓了一跳。未婚妻？我有未婚妻？

他楞楞地看了她半天才想起来，去天安门的前两天，奶奶带他去见过一个女工，是邻居介绍的。当时双方都没表示什么不满。

满升犹犹豫豫地问：“你是不是在机床厂七分厂当车工的那个……那个？”

姑娘点点头，接过他的行李。

回到家，奶奶告诉他，他入狱的第二天，姑娘就主动搬到他家，照顾一气之下卧床不起的奶奶。

那姑娘叫红英。

奶奶说，满升，红英真是个好姑娘，真真是七仙女下凡，要没有她，我这把老骨头熬不到你回来。

他问她，你就不怕当一辈子反革命家属？

她回答的更干脆，四月五号我也在天安门广场！

他毫不犹豫地吻了她。这是他生平吻第二个女人。第一个是他的妈妈。多年前病故了。

万万没想到，后来竟是红英告发了他。作为一个大流氓再次入狱。

刚入狱的时刻，他恨不得一刀一刀把红英砍成碎块喂狗，躺在床上，设想了几十种报复她的办法。

一晃四年，终于自由了，他可以去报复了。但他已经不准报复红英。他不能因小失大。如果被再抓进来，这一辈子就算到头了。

他要出国，永远割断不光彩的昨天，割断和生他养他的这个国家的一切联系。满升认为自己根本就不适合当一个中国人。他从心底渴望西方的一切。

他相信自己出国后将一举成名，财色双收。

用什么样的方式跨出国界，这是个秘密，和生命同等重要的秘密。这秘密他不会告诉任何人。

他沿着路边快步走向小火车站。

他不时地抬头看云，发出一阵又一阵低沉的笑。笑声神经质地四处飞洒。

生活中有的人天生具备一种主角气质。不论是走向高尚还是走向卑鄙，不论是走向慈爱还是走向残忍，都不肯作平庸的配角。

站台上冷冷清清，提前检票进站的顾客在站台上三三两两地闲聊。

满升一眼就看见一位光彩照人的少女，孤零零地伫立在站台尽头。

一分钱一根的橡皮筋把她的头发束在脑后，头发细而软，有一种高调光泽。身材欣长。眉心有一颗招人的美人痣。纤纤素手摆弄着一方小手绢，胸部线条明朗，充满活力。

满升忍不住吞了一下口水。他妈的，够味儿。他色眯眯地凑近去仔仔细细地玩味了一番。真他妈绝啦。瞧那小咀唇，压上去保证比触电还刺激。

他上车后找了个座，等车一开，去了一趟厕所，然后去找站台上看到过的姑娘，可他从头到尾搜遍了每节车厢，却再也看不到那颗美人痣。

他遗憾地骂了声：“操！邪门！”

“这家餐馆果然挺有趣。”

一进门，爱娃就东张西望。

餐馆布置成早期好莱坞喜剧片的格调。女招待们身穿卓别林式的滑稽服装，肥裆裤，又大又尖的皮鞋，可笑的圆礼帽，上身只穿一件紧身外套，黑领结扎在脖子上，不穿衬衣，露出

大半个黑色胸罩。

盘九龙竭力掩饰心中的沮丧。他在复试中被淘汰了。他没想到复试的内容是让两名候选人互相评介对方的作品。

那位混血儿的作品是一张在大街上临时抓拍的快照。照片上被几个色狼挟持的女学生正在向路人呼救，女学生绝望的目光和路人惊恐而懦弱的神态形成强烈对比。

盘九龙从摄影技巧上谈了这幅作品的几点不足。如构图不够合理，光线分布较杂乱等等。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能谈一些直观的随感。

想不到混血儿却对盘九龙的作品了如指掌，他先夸赞了盘九龙充满灵感的构思和照片所渲染的美妙气氛，然后话锋一转：

“评委会主席先生、评委会的女士们、先生们，据我的理解，《四面八方》杂志所要求的是新闻摄影师。新闻摄影师应该是历史的见证人，通过视觉形象无与伦比的功能，使读者完整地了解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并因此打动读者心弦。他既是雄鹰，又是小鸟，是警察，也是牧师，是记录昨天的历史学家，也是探索明天的冒险者，是充满激情的新闻记录者，也是用相机叙述故事的艺人。新闻摄影师具有的特殊才能不是摆布模特儿的才能，而是对于什么样的照片有新闻价值，具备一种直觉。比如，《华盛顿时报》摄影记者比尔·贝利在唐人街采访游行，拍摄了一幅一个中国小男孩兴致勃勃地和高个子美国警察攀谈的照片，拍摄质量很不好，但却受到公众的欢迎，获得了普利策大奖。很可能盘先生在摄影理论和技巧方面懂得更多，很可能我的作品违反了摄影技巧的某一基本规律，但我对新闻价值的直觉，使我的作品能以最有效的方式赢得读者，因此我认为

我是唯一符合评委会要求的候选人。至于盘先生，继续作一位从事广告的自由摄影师更合适。谢谢主席先生。”

他的话还没说完，盘九龙就知道自己失败了。

他只点了一杯加冰块的白兰地，爱娃点了很多菜，看上去胃口很好。

她把手放在盘九龙的大腿上，轻轻地抚摸着，传递着无言的安慰。

盘九龙苦笑一番，呷了一口酒。“没关系，我挺得住。我不会这么容易被打垮。”

爱娃继续抚摸，动作幅度更大了些。

盘九龙按住她的手说：“小姐，再这样我可就满脑子下流念头啦。”

爱娃把一碟奶油布丁推到盘九龙面前，认认真真的说：“你知道吗？你长得并不帅，可是很容易让女人为你牵肠挂肚。”

“谢谢。”

“盘先生以前是从大陆来的吧？”

“我的广东话不够地道是不是？”

“不，你蹲在地上的样子很象大陆片里的村民。”

“好聪明。我七八年到香港定居的，伯父在铜锣湾有一家照相器材商店。他老人家去世前留下遗嘱，让我继承。其实我就是在香港出生的，生下来一百天，父母抱着我回大陆建设祖国。回到香港之后我才知道，我父亲不会生育，我是伯父和母亲的私生子。”

“对不起，盘先生，我不该问这些让你不愉快的往事。”

“没什么，我对你毫不隐瞒。”